

多重货币联盟——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

周琳

摘要: 文章首先考察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 从而对当前货币合作的发展阶段作一个基本定位, 然后论证了在未来的货币合作中, 建立多重货币联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接下来分析了多重货币联盟的实现形式, 最后对多重货币联盟在未来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一定的探讨。

关键词: 多重货币联盟; 东亚; 货币合作

中图分类号: F8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03)11-0006-05

作者简介: 周琳,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 (福建 厦门 361005)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东亚^①各国家和地区曾一度感到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并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措施, 但当前的货币合作已明显滞后于贸易合作, 未来的东亚货币合作将何去何从正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些学者认为, 东亚货币合作应当借鉴欧洲货币合作的经验, 走一条“欧元路径”; 另一些学者认为, 东亚货币合作应当走一条“美元路径”, 即首先确定一种关键货币, 如美元或日元, 各国在钉住关键货币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亚元”; 还有些学者认为, 东亚货币合作应当首先实现局部地区的货币一体化, 通过区域间的融合最终实现“东亚货币区”, 这就是多重货币联盟的合作方式。本文认为, 多重货币联盟考虑了东亚在经济合作方面的特殊情况, 兼顾了区域货币合作的理论可行性与现实可行性, 能够成为未来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方向。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一些国家提出了加强货币合作的构想, 包括亚洲货币基金、“新宫泽构想”、地区监督机制、“10+3”(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 预警系统等, 有些已经付诸实践, 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当前货币合作的实践更多的体现在区域内资金的协调和互助方面, 即货币互换。1999年11月, “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 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 根据这一精神, 2000年5月, “10+3”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2000年8月, “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表明了东亚各国家和地区在区域货币合作方面迈出了务实的一步, 但从总体来看, 当前的东亚货币合作仅仅发展到建立区域危机救援机制这一阶段, 同欧洲和美洲的区域货币合作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收稿日期: 2003-05-06

① 本文的东亚指日本、中国 (包括香港、台湾地区)、韩国以及东盟10国。

一、多重货币联盟——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

经济学界对于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选择存在一定的争议, 钟伟总结出区域货币合作可能的 3 条路径: 单一货币联盟 (Single Currency Monetary Union)、多重货币联盟 (Multiple-Currency Monetary Union) 以及主导货币区域化。王庭东对这 3 条路径给予解释: 实践中的欧元属于其成员承诺放弃发钞权, 而另行创立全新的区域货币的单一货币联盟方式, 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欧元路径或协议路径; 多重货币联盟路径是指先通过地区内的次区域货币合作, 即先形成诸如日元区、人民币区甚至东盟一体化货币区等, 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 主导货币区域化, 则是类似美元等的国别货币, 在政府法定或者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 最终取得直接取代他国货币并充当区域货币的地位, 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美元化路径。可以看出, 欧元路径、美元路径和多重货币联盟路径将是东亚货币合作可能面临的选择。然而, 欧元路径和美元路径都没有考虑东亚地区在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等非经济因素方面的差异以及东亚合作的传统特征, 只有多重货币联盟路径考虑了多层次、“大圈套小圈”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特色。

区域经济合作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并存的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王庭东对刺激东亚内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东亚地区一度陷入分裂状态, 以意识形态画线, 壁垒分明, 日本、韩国成为美国的附庸, 中国、北朝鲜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东南亚结成东南亚国家联盟, 意在防范共产主义的扩张,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亚洲意识都处于冰冻期。亚洲区域主义的复苏首先始于 80 年代以来的地区经济一体化, 其发展背景是冷战的终结、世界经济力量的变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世界贸易中非关税壁垒的日益重要性等。90 年代亚洲区域合作迅速发展并最终形成, 其标志就是建立了“10+3”首脑会议合作机制。与欧洲和北美的区域主义相比, 亚洲区域合作具有下列特点: (1) 经济力量在该地区一体化中处于明显的主导地位, 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由市场驱动的, 不过, 东亚国家的国内市场目前大多仍然比较封闭; (2) 亚洲地区在经济上具有对北美市场较强的依赖性, 在推行区域主义的同时, 不得不保持开放性; (3) 亚洲没有霸主或几个大国的核心联盟; (4) 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 (5) 东亚国家大多是民族主义意识比较强, 在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时就曾提出 3 个条件: 避免法律约束力、不设谈判权、未来的协定不超过 GATT, 这些条件导致了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十多年里, 至今仍然是一个“经济论坛”, 完全不同于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此外, 亚洲区域还存在着诸如多元化的宗教与文化的差异以及领土方面的争端。正是上述特点刺激了东亚内部次区域合作的迅速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应该走一条不同于欧元和其它国家美元化的发展道路, 多重货币联盟将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

二、多重货币联盟的实现形式

关于按何种方式建立多重货币联盟的问题, 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议, 靳玉英认为, 可以最先在中国、日本、韩国建立货币联盟, 然后按照“达标”的原则将该货币联盟逐步扩展到其它意愿国, 这考虑了中日韩 3 国经济实力、最先建立货币联盟的强烈动机以及东亚国家不希望日本独立领导东亚货币体系等方面的因素。但笔者认为, 该设想没有考虑东盟国家在建立东亚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张斌认为, 目前有可能实行共同货币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东盟内部

的核心国家(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政治统一后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和韩国。白当伟认为,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间进行合作,直至建立货币联盟,然后再逐步向外围成员国扩展,是可行的一条道路。谭庆华认为现阶段组建东亚货币区是不适宜的,但东北亚和东南亚内部存在冲击相关性,可以先在社两个区域内建立“子货币区”,最后逐步融合成更大的货币区。王庭东也提出了建立东盟货币区、日元货币区和人民币货币区的构想,并认为东盟货币区和人民币货币区相互融合的可能性较大。

综合上述研究,笔者认为,随着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以及台湾问题解决,建立“中华货币区”的可能性较大,东盟国家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也有可能加快货币一体化的步伐,日本和韩国由于经贸方面的密切关系,有可能在货币合作方面有所突破,本文接下来将对这3个子区域分别论述。

(一) 中华货币区

1. 香港和澳门已经具备了货币一体化的有利条件

由于共同的历史文化、经济制度以及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香港和澳门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市场融合及生产要素流动不断加剧,这既为两地货币融合提出了客观要求,又为两地货币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黄燕君和赵生仙从香港和澳门货币统一的经济条件和现实基础两主面对这一问题做了详细论述。

从经济条件来看,港元和澳元不仅已满足了欧元启动时所要求的货币融合的条件,而且在实物层面^①的融合也已超越了欧元的标准。货币层面上,由于澳门实行与港币挂钩的联系汇率制,两地间的汇率相当平稳,利率水平也基本上随美国利率的变动而变动,在财政预算的趋同标准上,两地不存在财政赤字,不会影响到货币的稳定,虽然两地的物价指数差别较大,但物价水平及其波动正趋于接近。实物层面上,两地的人均GDP相差不多,经济增长速度较为接近,经济结构完全相同,都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两地的失业率也几乎相同,两地又都是高度开放的地区,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在高度开放的小国之间最适合建立有利于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统一货币区。

从现实基础来看,两地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制度,这创造了两地货币统一的基础,同时,港币在澳门地区广泛流通的现状也为两地货币统一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因此,两地已经具备了货币统一的经济条件和现实基础,在适当的时机可以实现货币的融合。

2. 人民币和港币正在逐步融合

由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在文化传统和地理位置等方面较为接近,两地的贸易和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目前,大陆已以成为香港首要的贸易伙伴,而在东亚地区,香港也已成为大陆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方面的融合引起了人们对两地货币关系的研究,Hong Liang,认为大陆和香港还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的条件,但考虑美国和日本的要素之后,便会存在港币和人民币的协整关系,丁剑平认为香港和大陆的物价水平和利率之间的协整关系较弱,但这却表明两个经济体正在不断融合。事实上,在目前,由于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港币和人民币之间还不适合建立最优货币区,但一些研究表明,港币和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正逐渐形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形成了港币的民间离岸金融市场,人民币在香港的也已被称为“欧洲人民币”,因此,可以认为,港币和人民币之间正在不断事融合。

^① 这里的实物层面指人均GDP、失业率、国民开放度以及经济结构等衡量指标。

在人民币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之前的过渡时期内, 可以进一步发展两地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同时, 港币和人民币在两地离岸金融市场上的民间交易规模也会在不断扩大, 因此, 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问题解决之后, 实现两地货币统一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3. 大陆和台湾实现货币统一具有不确定性

海峡两岸之间同样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 并且两岸的贸易关系在不断加强, 祖国大陆较快的经济发展也在吸引更多的台商到大陆投资。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 货币统一问题也将会提上日程, 但两岸货币合作的最大障碍是政治问题, 在两岸政府没有实现对话之前, 货币合作无从谈起。因此, 只有当中国的统一大业完成之后, 货币统一才有可能实现。

(二) 东盟货币区

东盟国家经济的相互依顾度较高, 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在东盟国家间表现得非常明显, 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 很快便蔓延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其它东盟国家。当前, 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启动, 东盟国家间经贸关系将会更加紧密, 因此, 加强货币合作将是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

虽然建立东盟货币区具备较高的区域内贸易比重这一经济条件, 但东盟国家间的货币合作仍然会面临诸多障碍。首先, 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对于这一问题, 笔者认为, 可以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国家间进行货币合作, 比如可以先在新加坡、菲律宾、通过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之间进行货币合作, 实现小范围内的货币区, 然后其它发展中国家再通过达标的方式加入该区, 最后实现东盟货币区, 这再次体现了东亚货币区“大圈套小圈”的特点。其次, 东盟国家间存在宗教文化的多元化, 而且有些国家在政治上强调主权和不干预内政, 这对区域货币合作是不利的, 但如果货币合作成为迫切的需要时, 各国也有可能求同存异, 达成货币合作方面的协议。最后, 区域内缺乏领导货币合作的核心国家。从欧洲货币合作的经验来看, 核心国家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而东盟区域内缺乏领导货币合作的核心国家, 这将不利于成员国在谈判中的协调与合作。因此, 只有当东盟国家间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时, 东盟货币区才会更有现实意义, 在近期内出现东盟货币区的可能性不大。

(三) 在日本和韩国之间建立日元货币区

日本和韩国都是地区经济大国, 但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 单靠自己的力量都力不从心, 所以有必要加强两国的货币合作。由于地缘优势以及它们分别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 双方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 2000 年, 在东亚地区, 日本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韩国是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因此, 如果双方能够使用同一种交易货币, 则会方便双边贸易并减少汇率波动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然而, 在日本和韩国之间建立日元货币区会面临诸多困难。在经济方面, 双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受阻, 反映了双方还不能很好的协调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 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使其难以取得韩国民众的信任, 更不用说将日元作为韩国民众普遍接受的货币。因此, 短期内在日本和韩国之间建立日元货币晚的可能性不大。

三、多重货币联盟的动态演变分析

事实上, 各子区域货币联盟不可能完全分割, 它们会在整个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下, 随着彼此之间贸易和投资关系的不断加强而逐步融合, 下面将对子区域动态演变的两种可能进行探讨。

1. 中华货币区和东盟货币区有可能最先融合

首先,近些年来,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发展较快,到2000年,中国已成为东盟第六大贸易伙伴,而东盟也已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对东盟特别具有吸引力,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的顺利进展,双方的经贸合作还会进一步深入,经贸关系的发展将有助于货币合作。其次,中国和东盟在经贸和货币合作方面还有地缘上的优势,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湄公河黄金水道的开发、中国—东盟(直到新加坡)陆路交通的贯通,将把中国与东盟连接为一个统一的市场,至少是地理意义上的,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时,就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这会极大的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和货币方面的合作。最后,东盟地区的华人将对中国和东盟的货币合作做出贡献。据统计,东盟地区有5000多万华人,掌握着商务中枢系统,与政治家联系紧密,形成一张覆盖东南亚的“华人经济网络”,也有学者将之称为“华人经济圈”,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个“华人经济网络”将发挥巨大的威力,这也会有助于双方的货币合作。因此,中国和东盟有可能在经贸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实现货币方面的融合。

2. 建立中日韩货币区

中日韩都是地区经济大国,3国的货币合作会极大的增强整个东亚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靳玉英认为最先实现中日韩货币联盟的可能性最大,其理由如下:(1)中日韩具备货币联盟所应当能够缓和来自区内外和国内外的各种冲击与压力的客观条件;(2)中日韩有最先建立货币联盟的强烈动机,因为对中日韩而言,单靠自身的力量是不能够对付外在的货币冲击的;(3)3国密切的经贸关系是它们愿意组建货币联盟的经济基础;(4)3个国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上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日本和韩国分别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这将有利于3国的经济合作,在经济合作中,汇率稳定是3国共同的经济利益要求,因此,3国具有加强货币合作的强烈动机。

当然,实现中日韩货币区也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障碍,它类似于日韩货币区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如果日韩货币区所面临的困难能够克服,中日韩之间的货币合作也会较为顺利。

总体来看,多重货币联盟会在“大圈套小圈”的动态过程中运转起来,随着区域和子区域以及子区域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经济合作的深入,东亚货币联盟将会最终实现。

总之,多重货币联盟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无论货币合作未来如何发展,东亚各国都应当考虑本地区的特殊情况,走一条具有亚洲特色的货币合作之路,而不是盲目照搬欧洲和美洲的货币合作经验。

参考文献:

- 白当伟、陈漓高:《东亚货币联盟的实现途径——一个设想方案》,《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
丁剑平:《港币与人民币的协整:一个实证研究》,《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第2期。
黄燕君、赵生仙:《香港与澳门货币一体化问题初探》,《财贸经济》2001年第11期。
靳玉英:《关于实现东来区域货币联盟方案的一个设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2期。
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世界经济》2002年第11期。
谭庆华:《对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再考察:一个基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第5期。
王庭东:《亚洲货币合作的路径展望》,《亚太经济》2001年第3期。
张斌:《东亚货币同盟:理想与现实》,《当代亚太》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吴绍中)